

思想的光辉

刘未鸣 刘剑 主编

大师背影远去
思想辉光永在

纵横精华

顾颉刚 至死不辍之治学精神

骂帝斥袁的 章太炎

叶公超 的学者生涯与从政经历

说说 杨绛 的刚强

文史出版社

文史出版社

纵横精华

刘未鸣 刘剑 主编

思想的光辉

大师背影远去
思想辉光永在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思想的光辉 / 刘未鸣, 刘剑主编. — 北京: 中国
文史出版社, 2018. 7

(纵横精华. 第一辑)

ISBN 978 - 7 - 5205 - 0387 - 7

I. ①思… II. ①刘… ②刘… III. ①作家—生平事
迹—中国—近现代②思想家—生平事迹—中国—近现代
IV. ①K825.6②B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38819 号

责任编辑: 孙 裕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北京朝阳印刷厂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2.75

字 数: 158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2.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纵横
精华

《纵横精华》编辑委员会

主 编：刘未鸣 刘 剑

执行主编：金 硕

编 委：全秋生 孙 裕
李军政 胡福星

目 录

-
- 001 骂帝斥袁的章太炎 / 李希泌
- 005 严复不随俗浮沉 / 靳明全
- 007 马寅初立下遗嘱上讲坛 / 李传权
- 009 记学术勤奋生活淡泊的周培源 / 梁从诫
- 013 “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
——记父亲西门宗华的坎坷人生 / 西门露沙
- 020 何兹全：爱国一书生 / 梅辰
- 031 悲剧的主角
——叶公超的学者生涯与从政经历 / 方继孝
- 039 大众的哲人
——我的父亲艾思奇 / 李昕东口述 杨玉珍整理
- 053 碧血丹心献神州
——记爱国者王礼锡先生 / 周英才
- 064 风雨八十年 艰辛文学路 / 端木蕻良
- 079 我所认识 and 理解的孙犁 / 解力夫
- 088 我心中的巴金先生 / 陈思和
- 097 读点汪曾祺 / 胡邦定
- 102 说说杨绛的刚强 / 李冰
- 106 季羨林：本色的学者 / 李红艳

-
- 112 顾颉刚至死不辍之治学精神 / 王湜华
- 120 张岱年：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哲学家 / 陈来
- 125 我所知道的俞平伯 / 牟小东
- 131 文苑耆宿 译界泰斗
——敬悼杨宪益先生 / 董宝光
- 136 周培源：“这一辈子并不是我所追求的” / 周如玲 盛森芝
陈佳洱 等口述
- 142 邓友梅：为文得寸进尺，做人退让三分 / 张辉
- 146 老腔为你吼不尽
——回忆陈忠实先生 / 忽培元 赵丰 肖云儒 朱文杰 陈毓
- 158 老马识途
——我所知道的大作家马识途 / 万伯翱
- 162 学人本色 文化传灯 ——任继愈先生印象 / 左文
- 169 站在“瓜饭楼”前远眺
——红学家冯其庸的精神世界 / 俞乃蕴
- 178 他轻轻地来了，又轻轻地走了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汪国真 / 张宝瑞
- 191 人心里的那点温度
——是什么影响了我的文学创作之路 / 梁晓声口述 于洋整理

骂帝斥袁的章太炎

李希泌

章太炎先生是我国近代卓越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和思想家。他与我父亲李根源是莫逆之交，所以我对他有些了解，有些事迹时时出现在我的记忆之中……

1903年2月，章太炎先生为反击康有为鼓吹立宪、诬蔑革命的言论，写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一文，发表于陈范在上海创办的《苏报》上。这篇文章对改良派的理论和主张作了全面系统的批判，揭露清政府尊孔奉儒是搞愚民政策，目的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他直指康、梁之辈奉为圣明之主的光绪皇帝，不过是“未辨菽麦”的小丑罢了。他赞美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

在封建帝制时代，对皇帝的名字要“避讳”。犯讳是要受严重处罚的。而章先生在文章中直书光绪的名字载湉，并骂他是个未辨菽麦的小丑，更是犯了大逆不道之罪。所以，这篇文章发表后，轰动中外，传诵一时。清政府统治者大为震怒，决连同《苏报》上发表《革命军》的邹容并案惩处。不久，清政府勾结英帝国主义制造了轰动一时的“苏报

案”，英租界当局下令逮捕“首逆章炳麟与邹容”以及陈范等。陈范闻讯逃避，叫他的儿子到章太炎先生处告警。章先生拒绝躲避。他表示，革命是要流血的，既要革命，有什么可怕的呢？况且清政府追捕他，这已是第七次了。他面对来抓他的巡捕说：“我就是你们要抓的章炳麟。你们要抓的邹容等人都不在，你们逮捕我吧！”说完后伸手就缚而去。

邹容住在一个英国牧师家里，本可安全无事，但当他听到章先生被捕的消息后，跑到英租界的巡捕房，投案入狱。清政府千方百计地想从英租界引渡章太炎先生与邹容，然后处以极刑。但英帝国主义者为了维护它在上海租界的独特地位，拒绝引渡。英、美租界公开始审理《苏报》案件。原告一方是清朝政府，而被告一方则是章太炎先生与邹容，两造对簿公庭。原告控告被告写文章直书“圣讳”，犯了悖逆之罪。被告对写文章直认不讳，但坚决不承认有什么罪。章太炎先生申辩说：“我只知清帝乃满人，而不知所谓圣讳。”理直气壮，审讯员亦无可奈何，只得宣布退堂，改日审讯。经过多次审讯，一直拖到第二年5月21日才正式宣判，章太炎判刑三年，邹容判刑二年，“罚作苦工，期满释放，驱逐出境”。

章太炎先生和邹容被判刑入狱后，遭受非人待遇，受棍棒、软梏等酷刑。章先生曾绝食表示抗议。他在入狱前已与邹容、章士钊和张继结拜为异姓兄弟，入狱后，他与邹容的革命友情更加亲密。他比邹容大20岁，邹以兄长之礼事之。他们相互赠诗鼓励。章先生赠送邹容的诗写道：

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州。

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糇。

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

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

邹容也写诗回赠给章先生。他们又联句成《绝命词》二首：

击石何须博浪椎，（邹）群儿甘自作湘累。（章）

要离祠墓今何在？（章）愿借先生土一坯。（邹）

平生御寇御风志，（邹）近死之心不复阳。（章）

愿力能生千猛士，（邹）补牢未必恨亡羊。（章）

由于狱中生活的残酷折磨，邹容病死狱中。1906年6月29日，章先生服刑期满出狱。孙中山先生自东京派人来上海迎接他。章先生遂东渡，担任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的主笔。时值革命派与立宪派进行大论战，他载笔上阵，对立宪派展开了有理有节的斗争。他笔锋犀利，所向披靡，为这次大论战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正如他自己所说的：“自余主笔《民报》，革命之说益昌，入会之士益众，声势遂日张。”

民国初，民党领袖多为袁世凯的假象所迷惑，太阿倒持，让权与袁。章太炎先生最初亦误认袁为“雄略之士”，故先任袁的总统府高级顾问，继任东北筹边使。1913年3月，袁世凯派人暗杀宋教仁于上海车站，袁的狼子野心暴露无遗。消息传到东北，章先生悔恨自己错认了袁世凯，于是托故南行。同年6月，他从上海致电袁辞去东三省筹边使职务。“二次革命”爆发，他发布宣言，抨击袁世凯政府及其幕僚。

袁世凯见章太炎先生负有清望，是他复辟称帝的障碍，就勾结共和党人电诿章先生入京（时章先生任该党副理事长）。8月11日，章先生到北京后住共和党总部，袁以保护为名，派兵将他软禁。他对袁的窃国篡权，愤恨已极，遂在卧室的窗户墙壁上遍书“袁贼”以泄愤。他又掘树书“袁贼”埋而焚之，大呼袁贼烧死了。

1914年1月3日，章太炎先生欲逃离北京，不意在车站上被军警发觉，堵截送回寓所。三天后，他足穿破靴，手持团扇，扇下系勋章，来到总统府，要见袁世凯。袁的心腹梁士诒出来接待。他对梁说，我来见袁世凯，并不是来见你的。他久等不见袁出来，大骂袁包藏祸心，不绝于口。当晚，袁派爪牙陆建章把他幽禁龙泉寺，继迁居于东四钱粮胡同。

1915年，袁加紧复辟帝制的活动。有人劝章写劝进表即可获释。他佯许之。次日，他却写了一封信给袁，斥责袁违背就任总统时的誓词。袁接信后，大为震怒，想杀掉他，但恐为舆论所不容，乃自我解嘲说：“章太炎是疯子，我何必跟他认真呢？”章先生的“疯子”外号，从此驰名天下。

袁世凯死后，章先生获释南下。在云南，有一位老名士赵藩（成都武侯祠名联的作者，素有“病翁”之称）送给他七绝诗一首，诗文如下：

君是浙西章疯子，我乃滇南赵病翁。

君岂真疯我岂病？补天浴日此心同。

章太炎对此诗甚为欣赏，晚年常常读与别人听。

严复不随俗浮沉

靳明全

严复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教育家、翻译家。曾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总办，京师大学堂总办、校长，翻译过《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名学》《法意》等西方政治、经济学名著，并首次提出“信、达、雅”的翻译标准。

严复虽学识渊博，但脾气古怪，从不肯随俗浮沉，表现在他对袁世凯的态度方面尤为突出。严复在天津任北洋水师学堂总办时，与袁世凯相识，两人过从甚密。不久，袁世凯官运亨通，不数年间，由三品道员跃升为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当时，袁世凯想延揽严复为其幕宾，严复闻之鄙夷地说：“袁世凯是什么人？他够得上延揽我！”清宣统元年（1909年），袁世凯被摄政王赶下台，回老家彰德定居。此时，不少人乘机打老虎骂袁世凯。而严复却前往彰德去烧冷灶，还不胜惋惜地说：“此人国之栋梁，奈何置之闲散。”民国成立后不久，袁世凯任大总统，阿谀之人纷纷吹捧袁世凯，赞袁善于练兵。严复却大唱反调，说：“项城（指袁世凯）练兵数十年，而军实不充，纪律不严，徒然养成了一批

骄兵悍将，此种军队不能用以对外，即对内亦不免于外强中干。”有些外国人也来吹捧袁世凯，说袁“文足以定倾，武足以戡乱，实为中国首屈一指的大人物”。严复却严词以驳，说：袁世凯“太无科学头脑，缺乏世界眼光，号令不出都门一步，中国前途殆无统一之望”。由于严复声名鼎盛，加之他与袁世凯有私交，所以，袁世凯对严复的贬词只得置之不理。

马寅初立下遗嘱上讲坛

李传权

曾记得 1947 年，南京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为纪念“五四”运动 28 周年，敦请了好些学者名流在该校大礼堂讲演。中大礼堂原本不小，容纳得两三千人，但是那天盛况空前，不但楼上楼下座无虚席，就连过道里也挤得水泄不通，站着许多闻风而来的听众。

第一个率先上台讲演的是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那年马老已 65 岁，光头，无须，红光满面，身着大襟长衫，手里摇晃着一把纸扇，态度潇洒自如，讲起话来一口浓重的嵊县口音。

他那天的讲题，丝毫没有涉及“五四”，而是当时大家最关心的一个现实问题——“米价为什么会涨？”

令人惊讶的，并不在于马老讲演的内容和口才，而是他走上台来，尚未启齿讲到正题之前的那一段无怖于死的开场白。

马老劈头第一句话就说：“我今天是写好了遗嘱到这里来的！”说罢，将遗书亮给大家瞧。这下会场全被震住了，听众个个变得瞠目结舌，不明究竟！他为什么要留下遗书呢？停了几秒钟，马老解释道，讲

演一结束，特务恐怕要把他抓起来，拉他去坐牢、杀头，迟早自己要步李公朴、闻一多的后尘。

马老接着身子倾前，全身颤抖地说：“我知道你们听众里面有特务！特务就在你们当中！”边说边用手对着大庭广众指指戳戳，仿佛他已经认出来了谁是特务！他连连拍着自己的胸脯高叫道：“我不怕，别人不说我来说，别人不敢说我敢说，我马寅初不怕杀头，杀头也要说……”话音一落，全场顿时响起了如雷的掌声。稍知马老底细的人，谁不知道他一向是个风骨凛凛的铮铮铁汉！

“米价为什么会涨？”这样一个看似轻描淡写无关宏旨的小题目，经马老一发挥，却引发出了一大套内涵极其深厚的道理来，比正面抨击蒋政权腐败无能所起的作用还大得多。

记得大意是讲米价涨由于物价高涨；物价高涨由于法币贬值；法币贬值由于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由于财政赤字；财政赤字由于军费庞大；军费庞大由于打内战。他这样层层剥笋的结果，很自然地便把问题的症结归咎于“内战”上来了！正当讲到这节骨眼时，马老把桌子一拍，提高了嗓门，振臂一呼道：“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马上停止内战！……我马寅初今天专程由上海赶到南京来，其目的就是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反对内战、反对内战！”

在全场一片反对内战声中，马老结束了讲演，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不少人还为之雀跃呼啸不已，同时响起了雄壮激昂的“团结就是力量！”的歌声，一遍又一遍，一遍比一遍嘹亮。于是马老由一大群学生搀扶着、簇拥着、保护着离开了会场。

真是无独有偶，第二个上台讲演的许杰教授，比马老讲得更露骨、更惊人。他说：“人人都说延安好，我也说延安好，延安就是好，延安什么都好，延安放个屁都是香的……”他这个语俗意不俗的比喻，顿时惹得哄堂大笑起来。至今时隔半纪，我还觉得言犹在耳，印象极为深刻。

记学术勤奋生活淡泊的周培源

梁从诫

周培源先生是我父母生前的挚友，又是父亲梁思成 20 世纪 20 年代初的清华同学。当年的清华学生有极强的团队精神和集体自豪感，只要一提起“我们清华”，那简直是神圣不可侵犯。30 年代，我还是小娃娃时，在几位交往最深的北大清华教授之间，子女们都把长辈们互称为“爸”和“姨”。因此，周老对于我来说，从小就是“周爸”，父辈则一直称他“周公”。后来，人生的经历又曾使我有过一段和他相当接近的生活。然而在他去世后，当周家姊妹要我写一点对周老的回忆时，我却忽然发现，从纯粹家庭生活的角度来描述他，竟是多么困难。这可能是因为，他虽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和教育家，在生活上，他却太“平常”了，平常得让人想不起该如何刻画他才好。在我所熟悉的许多老一辈著名教授学者中，包括我自己的父母在内，像周老这样，办事能力这么强而又这么随和，生活上兴趣这么广而自奉又如此淡泊的，他几乎是仅有的一位。

我开始记事，已是抗战时期了。当时，原北大、清华、南开的许多

教授都迁到了昆明（西南联大），过着一种他们原先所不熟悉、不习惯的艰苦生活。很多教授夫人，甚至教授本人都得学着到市场上去讨价还价地买米买菜，要卷起袖子洗衣、做饭……比起如战前清华园中那样舒适的生活来，不少人一时难以适应。如著名的逻辑大师金岳霖教授就老爱讲自己在联大教授单身宿舍煮挂面的笑话：往火上坐了一锅凉水，把面条下了进去，盖上盖子，等啊，等啊，老不见动静，却发现锅盖被“慢慢地顶了起来”，觉得好生奇怪。打开一看，“咦？面条不见了，却看到一锅糍糊，没法子，只好把糍糊吃下去！”但是周老却很能应付这种局面，当时周姨生病卧床，他却把生活料理得很好。那时，为了躲避敌机轰炸，许多教授都住到了昆明市郊乡下，周家则住在滇池边，西山脚下的一个小村子里，离他每天去上课的联大校舍好几十里路，当时又没有什么公共交通。他年轻时会骑马，于是便从老乡手里买了一匹，不仅自己每天骑马上班，还要在鞍前鞍后带上大妹、二妹两个女儿到邻村去上小学。周教授如此“单骑走联大”，也真可算是当年昆明“一景”！这种事，是别的教授都做不到的。由此，引出了金岳霖教授后来最爱开的玩笑之一：如果有一天我们这批教授困在一个荒岛，大概第一个死掉的是叶企孙，第二个就是我，他比我还不行；梁思成也许能活得久一点，可身体不好，最后唯一能活下来的，大概只有周公了。

1939年冬，我们家从昆明又迁到了四川李庄，两年后周老全家从昆明去了美国。这些事，当时作为小孩的我只不过模模糊糊知道一点。关于他在美国以及我的父母对他为人的评价，我第一次获得的深刻印象，大约是在抗战结束，我们迁回北平后的1946年末。当时内战正酣，国内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清华园里教授们的生活非常清苦。一位在昆明和我们家共过患难的北大教授来访，聊天中谈起当时全家尚在美国的培源先生。这位教授说了一句：“我看周公是不会回来的了。”不想对这句

随口说出的话，我母亲林徽因却突然变色，厉声对这位老友说道：“周公一定会回来的！”母亲新中国成立前历来不十分过问政治，也谈不上有“进步”倾向。她在“周公是否会回国”这个问题上突如其来的激动，使坐在一旁的我这个中学生吃了一惊。自然地体会到，在我父母的心目中，周爸的品格必有其不同寻常的地位。因此，当1947年周老真的如母亲所预言的那样，举家回到战乱中的祖国，并来我家看望的时候，我曾怀着一种好奇和敬佩的心情，想看看这位我已记不太清的周爸究竟是一副什么气概。

不久，国内形势突变，辽沈、淮海战役之后，解放大军兵临城下，北平即将解放。1948年12月13日，解放军前锋到达清华园一带，北平守军龟缩城内。一时间，清华曾处于“真空”状态。为防止国民党败兵和附近地痞流氓趁乱打劫，清华决定组织师生巡逻队，保卫校园。教师中，带队的就是周老。当时，他家中有几支一位外籍教师回国前留下的猎枪。周老，这位当时已是享誉中外的物理学家，就每晚掂着猎枪，领着学生彻夜在校园里巡逻。我母亲得知后笑着说：“Typical 周公！除了他，这还能是谁？”赞美之意，溢于言表。

北平解放时，解放军举行入城式。周老并未被邀观礼。但他却和女儿一起，一大早就从清华园骑车进城，在前门大街五牌楼旁，挤在人群中站了大半天。

新中国成立后，他在清华、北大和科学团体中先后担任了重要的领导职务。他的工作越来越忙，社会地位也越来越高。但他在日常生活中，却仍然是那样平易，淡泊，随和；他不沾烟酒，对饮食也毫不挑剔，从不要求任何特殊的享受，也不为任何个人的业余爱好而分心。在他身上，看不到在其他“大知识分子”那里有时难免的“名士派”作风和某种怪癖。他非常勤奋，生活很有规律，只要在家，主要时间都在